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oft, golden-hued landscape.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pavilion with a dark roof. In the middle ground, there are rolling hills or mountains. The sky is filled with soft, golden clouds, suggesting a sunrise or sunset. The overall tone is warm and atmospheric.

Dust Crusoe
浮尘漂流记

季红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Dust Crusoe
浮尘漂流记

季红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尘漂流记/季红真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490-1

I. ①浮… II. ①季…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5217号

责任编辑 郭娟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223千字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4.25 插页3

印数 1—3000

版次 2015年1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10490-1

定价 3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古陵曲	1
长城,留在我们身后	7
生活从这里开始	11
海思	16
“天下第一”的“关”	20
烟雨盘山看嫩枫	23
废墟的印象	26
两处灯火	30
童年琐记	34
听湖	40
望山	44
远山如梦	46
窗口	49
潇湘之旅	51
龙泉青瓷	103
龙泉宝剑	109
糊涂孩子的糊涂梦 ——我的小传	116

居家杂忆	127
永恒的迷恋	133
又是春草芳菲时	
——四十岁祭	136
膜拜西藏	
——旅藏日记	142
梦花庵	168
记高邮	176
萧红故里	182
漫读天书	189
找定窑	199
熔岩的襟怀	
——五大连池纪行	206
最是秋风管闲事 红他枫叶白人头	
——在北大读书的岁月	218
一丘一壑也风流(代后记)	223

古 陵 曲

我不相信命运,但也不时觉得被冥冥中的力所控制,使你不敢预卜将来,我在瓯江的滚滚涛声中降生,却在太行山脚下的清西陵度过了一生中最宝贵的十年。

—

十一年前,一个秋风萧瑟的傍晚,我们搬迁的汽车从京广线的高碑店站出发,穿过秋收后空寂的原野,进入了太行山区。汽车颠簸了一百多里,看不尽路旁的荒山野岭。终于,峰回路转,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浓密的松林,在幢幢的阴影里,宫殿翘起的飞檐泛着淡淡的月光。

太行山缓缓的余脉,在这里形成一个小小的盆地,易水河蜿蜒的支流在盆地里淌过,显得那样恬淡幽雅。当年那些通晓阴阳的风水先生们很费了一番苦心,才选中了这块高山中的平原。据说是因为西陵山幽水清,很有灵秀之气,四周群岭环拱,大可藏龙卧虎,正好留住皇家的风水。于是乎,皇恩浩荡,

膏泽遍及山野,平凡了千万年的山岭换上了龙凤一类吉祥的名字。

老人们喜欢搬弄掌故,少年人却被新奇的景致所吸引,我们的车子里发出一阵欢呼声。继而,又被四周荒索的气氛所感染,人们渐渐平静下来。洁白的月光从松树枝叶的缝隙中筛落在汉白玉的石路上,显得格外清冷,路边的灌木丛和荒草在秋风中发出窸窣的响声,时而有一两只惊飞的宿鸟发出凄惨的怪叫,伴随着松涛低沉的呜咽,令人毛骨悚然,同行者中有几个年幼的孩子,躲进了母亲的怀抱……

二

西陵是清朝的皇家陵墓,在这里埋葬着以残暴奸诈闻名于世的清世宗雍正,平庸无能谨守父业的清仁宗嘉庆,素有节俭之名却又两造寝宫、挥霍无数银两的清宣宗道光,和虽有图强鸿志却终毁于那拉氏之手的清德宗载湉。后者也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表演了一出改良悲剧的光绪帝,以及一些他们的后妃。

整个陵区方圆一百五十多里,建筑布局匀称,规模宏伟。朱墙金脊,石阶玉廊,体现着我们民族传统的艺术风格;加上雕梁画栋,形成了特有的庄严华贵的气派;斑斓的彩饰,精美的石雕更显示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四座帝陵中,雍正的泰陵规模最大。这是因为雍正之时,刚刚经过康熙六十年的“太平盛世”,天下较为富庶,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由于雍正其人荒淫贪婪,不惜横征暴敛。泰陵从最南端的大石桥到最北端的方城,绵延五里长的御路上,分布着几十种不同的建筑。御路南部的圣德碑亭,只占泰陵全部建筑中很小的一部分,却已耗银数万两,整个陵寝耗资之巨大,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不用说有多少民工劳累致死。

做贼心虚的人,往往神经过敏,也就越发喜欢虚张声势。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邻居讲古的老人讲过雍正篡位的故事。他们说雍正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本意传位第十四子,狡诈的雍正却买通了内侍太监,派人盗得遗嘱,在十字上加了一横一勾,变“传位十四子”为“传位于四子”。然后,药死康熙,篡得帝位。事后,他软禁了太监,杀害了知情者和十四子一门老小。为了掩天下人的耳目,他的文字狱也搞得格外厉害,牵强附会,甚至无中生有。文人中有罹文网者,不

仅要夷灭九族,还要掘墓鞭尸,以此来钳文人之口。所以,那一时期的史籍多歌功颂德之词,少褒贬激刺之说。然而他攥住了文人的笔,却躲不过武人的刀,尽管雍正深居简出,还是被仇人偷了头去。相传泰陵的地宫中,雍正的尸体上是一个十三斤重的金脑袋。至于这个金脑袋现在是否还在,就不得而知了,偌大的一个金疙瘩是很难不吸引挖坟掘墓之徒的。

儿时的记忆总是很清晰的。成年之后,每当我走在泰陵的御路上,就会想起这个故事。我曾向许多熟人讲起过它,加起来也不下几十遍了,听的人总觉得新鲜,讲的人也未曾觉得厌烦,也许是这个故事里有一些启迪我们的东西吧。

三

碑亭的北面有两对一丈来高的石人,那是一对身着补服,脚蹬朝靴,头冠顶戴花翎的文官,和一对身着铠甲、腰挎弯刀、头戴帽盔的武将。男孩子们喜欢骑在石人的脖子上,给文官画上一副大大的眼镜,给武将画上两撇长长的胡须。

不知为什么,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就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不自觉地把脸转向一边。文官麻木的脸上带着虚伪的笑容,武将立目横眉,貌似威严,却更显得愚钝可笑。年事稍长,看了一些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雕刻肖像,相形之下,才明白,这些石人让人厌烦的原因是缺少人体的曲线和精神。转面一想,封建专制制度是束缚人的精神的,没有精神的肉体必然缺少优美的形态。这四具石像僵直的体态,呆板的神情不正活雕出封建时代忠臣良将的精神面貌吗?

人们在陵区内漫步,听见孩子们的歌声笑语,看见奔驰来往的拖拉机,会情不自禁地感叹“换了人间”。是呀,昔日的皇家禁地如今已经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可是,如果你曾看见过人们在写着“万寿无疆”字样的宫墙下,木然走过的情景,是否会想到:旧时代遗留给我们的还不止这些。

我听说过这样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某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到西陵进行社会调查,一个参加过光绪陵建筑的老人对他们说:“光绪帝可好了,我们干一天活给三个大烧饼。”一个劳动力的价格只是三个烧饼,对于如此残酷的剥削,被剥削者竟能感恩戴德,这怎么能不让人想起鲁迅笔下那个可悲可怜而又可笑的阿 Q。

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却也可以算是最“幸运”的王朝。它不同于秦汉灭亡于农民革命的连天烽火；也不同于宋明，倾覆于外族入侵的铁蹄。辛亥革命迫使清帝退位后，皇室还享有优厚的待遇，光绪的崇陵就是由民国出资竣工的。这未免让人觉得滑稽，但仔细一想，这也很可以说明封建意识对人的束缚是多么顽固吧！

四

游人们赞叹西陵的宏伟建筑，喜欢在高大的宫殿前留影，可我这久居陵区的人却很少去逛陵。也许是悲惨的故事听得太多了吧！那些斑驳的宫墙和幽暗的宫室让人觉得阴森死寂，就连夏夜松林中那流动的萤火，也使人联想起屈死者的白骨，难怪当地的人叫它鬼眼睛。

然而，西陵的风景却是美丽的。

人们喜欢用温柔婀娜的美女来形容江南景致，用骁勇粗犷的壮士来比喻北国风光。我敢说，西陵兼有北国风光的雄浑壮观和江南景致的秀媚多姿。

冬季，天幕低垂，整个陵区格外清冷。蒙古高原的寒流卷着鹅毛大雪呼啸而至，群山轰鸣，似雷霆滚过，松林澎湃如惊涛击岸，唐柳银白光洁的枝条在狂风中挣扎，发出凄厉的尖叫。远山近岭如披玉甲，更有千树“梨花”竞相开放。我走在林中小路上，听着大自然雄壮的冬之交响，犹如置身于古战场中，“马嘶金鸣”、“戈戟铿锵”，真仿佛有千军万马在这里酣战，古代边塞诗人那雄壮中略带悲凉的诗句叩击着我的心扉：“……四边伐鼓雪浪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不由人意气飞扬，对于戎马生活的向往之情油然而生……

可西陵最美的还是它的春天。

阳春三月，登上九凤山巅，放眼陵区，真让人心旷神怡。远处一座座峻峭的高山千姿万态，在飘渺的云烟中忽远忽近、若即若离。近处的小丘几经春雨一片葱绿，整个陵区就像一个绿色的港湾，浓绿如黛的松林和青翠欲滴的唐柳林带交织在一起，深浅相间，春风吹过，像潮水一样起伏推进；坐落在树丛中的宫殿，露出一个个琉璃瓦顶，恰似一座座金色的岛屿；而那山间公路上驰过的汽车，则是

这海湾中游弋的小艇了。面对这自然美与艺术美的浑然结合,谁能不被这诗情画意所陶醉,谁能不为这蓬勃的生机所鼓舞?

五

鲁迅先生曾嘲笑中国人害有十景八景病。相传西陵也有十大景,地方志上或许还有记载吧,可民间已经很少流传了,只偶尔听人讲起过其中的三四景。易水寒流,是指冰封雪冻的三九天,易水河的涓涓细流依然向东不止,这在我国北方也确属奇观了;奇峰落照,是指落日悬在奇峰岭峭拔的山尖上;华盖烟岚,指的是晴朗的夏日,华盖山巅笼罩在一片湛蓝的岚气中;伏山捧日,则是指早晨,红日初升,群山巅连起舞,若伏若动。

景物虽然依旧,然而时代变迁,“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不知道旧时代的文人,在这些景物中寄托了怎样的思想情感,我却在西陵的山水中溶进过无数的憧憬、失望、喜怒、悲欢。

少年时代,对着华盖山梦幻般的烟岚,我曾编织过无数理想的花环,我和同学们一起攀过附近的高山,跋涉在齐腰深的荒草里,让想象的翅膀把我带回到烽火连天的岁月;在祖国巨大的灾难和自己精神的重重矛盾中,我曾徘徊在山野小径,对着奇峰岭上那轮晦暗的落曛,排遣过内心的苦恼与凄楚,那刺破青天的山岭使我振奋,给了我向上的勇气;我曾溯着易水河的一线寒流,背诵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豪迈诗句,追寻那不畏强暴的豪侠,悲歌壮别的地方,真想像他一样奋起一争,却又无路请缨;在难忘的十月里,一个明朗的早晨,我也曾和朋友们一起跑上九凤山顶,眺望着东方,薄雾正在退去,潮水般起伏着的群山向我们奔来,捧着一轮光芒灼人的火球,我们怎能不激动呢?祖国的希望也像这太阳一样升起在我们布满创口的心上……

离开西陵也有两个年头了,每次寒暑假回去的时候,我总是怀着一种非常矛盾的情绪,西陵还是那样的美丽,也还是那样的荒索。它的风景依然使人流连忘返,它的宫墙也依然让人觉得死寂阴惨。

对这养育过我的地方,我该说些什么呢?西陵就要向国内外的游人开放了,一个朋友兴冲冲地告诉我这个消息,也许是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吧,她问我:

“难道你不高兴西陵的变化吗？难道你真要‘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其实，我何尝无所希望，不过我所希望这古陵的却不只这些，我希望过去的永远不再重演，我希望西陵永远是旧时代的坟墓！

一九八〇年春写于吉林大学七舍

长城，留在我们身后

长城是一个古老民族的象征。

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当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长城，就熟悉它雄伟的城墙、高大的城楼和矩形的雉堞。那形象来自地理书的插图，来自银幕上移动的镜头，也来自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和形形色色的商标。也是从我最初知道长城的时候起，我就听到了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八百里的故事。从此，那善良纤弱的妇女形象便和长城一起，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每当我想起长城的时候，就会在骄傲自豪的情绪里，渗入一缕淡淡的哀愁。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绪竟越来越沉重压抑得我无法喘息。

今年七月，一个热心的朋友邀我同游八达岭，我当即答应了，我毕竟从没有见过真正的长城。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天好像被水洗过，蓝得透亮，只有几抹薄薄的云彩垂在天边。旅游车飞快地穿过市区整洁的街道，驰上京张公路，不久，又越过南口的旧关隘，进入了隔水而屏列的两道山脉之中，这就是关沟。

京张公路沿着沟西侧的山脚逶迤而进，京包铁

路顺着沟东侧的山麓，迂回而行，隔沟相望，机车有时小得如儿童玩具。也许是被大山威慑住了，那汽笛的吼声，也远不如在旷野上来得有气魄。同伴告诉我，在没有使用内燃机车以前，这条线上用的是全国最大马力的蒸汽机车，在这一段还要用两个车头。可见坡度之陡，难怪机车像老牛一样喘息着。

相形之下，汽车倒显得速度很快。公路两侧的树冠几乎遮蔽了天空，树枝时时扫着车窗的玻璃，旅游车轧着婆娑的树影盘旋行驰，除了有些颠簸之处，并没有十分惊险的感觉。很难想象出当年这里“山岫层深，侧道偏狭，林障邃险，路才容轨”的险恶景象，自然也不会有聆听着“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的羁官游子们那种伤思之情。我不时地探望窗外，希望能发现导游小报上那数目繁多的景致，然而，可见的只有几处嶙峋的巉岩，一沟错杂的乱石和时而出现的护路人的小屋。那些充满了传奇色彩、半真半假的古迹全无踪影，只有泮宫罹兵燹后残留的牌楼，还孤零零地立在离居庸关不远的路边，记叙着这一带作为通衢大道繁华的往昔。

在畅谈与遐想之中，康有为笔下“百盘坡特曲、苍翠入无穷”的十八盘，便也轻松地走过了，到达被叠翠山挟持着的居庸关，它是八达岭关城的东门。旅游车没有停，我无法踏查白凤冢，只好听任导游小报介绍的传说那哀婉的旋律，在脑海中慢慢地萦回：相传明武宗朱厚照是一个浪荡皇帝，1567年，他潜出皇宫，来到出美女的大同，看中了酒家女李凤，杀死她的丈夫王龙，抢李凤回京，途经居庸关的时候，李凤死了，葬于关西山上，一夜之间，坟头尽白。人们说这是李凤九泉有灵，拒绝了皇封。是谁赋予这悲惨的故事这样浪漫的色彩，我不由沉吟起来。

“八达岭到了！”车上有人喊。我抬头看去，果然，一座巍峨的城门衔着向两翼山上伸展着的城墙，横在眼前。

呵——这就是长城！这就是西起嘉峪关，东到山海关，朝朝暮暮，迎大海日出，送戈壁落照，或翘首于峰巅之上，或俯身于峡谷之中，跌宕起伏，延绵千万里的长城！这样的雄伟奇拔！这样的坚韧古朴！可在地图上看去，却像锈断了的锁链，被人遗弃在荒野里。面对这象征伟大民族的智慧和气概的伟大形象，我的心被征服了。

我们穿过人流，踏着被游人踩凹了的砖阶向北四楼攀去。

长城外侧呈喇叭口形排列着两座大山，八达岭西城门正好锁住山口，向西瞭

望,地势渐趋平坦,而长城脚下则怪石兀立、山坡陡峭,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上的态势。有了这道坚固的长城,对于抵御没有火器装备的军队是非常有利的。这一带有许多关于古代英雄可歌可泣的传说,远处那依稀可辨的农田,当年也许就是兵戎不绝的古战场吧!

“不到长城非好汉”,有人在吟哦这句名言,我用目光分开人群,寻着声音觅去,竟是一个须发斑白的外国老人,那颜色鲜艳的服装,显示着他们民族不受拘束的性格。他在感叹什么呢?我暗自思忖:长城是值得整个人类引为骄傲的,特别是在今天,随着宇宙飞行器引起的纷扰,许多远古陈迹的定论也开始动摇,连埃及的金字塔也被怀疑是外星人的火箭发射装置,可对长城还没有人提出异议,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有谁会怀疑长城的成因呢?从周朝天子,到明代皇帝,前前后后,修建了大约两千五百年。它的下面垫着历代服役工匠的白骨,它的上面涂满了各朝戍边将士的碧血;它目睹了民族的沧桑巨变,饱经了边陲的烽火狼烟,中国封建社会全部兴衰荣辱的历史都垒进了它漫长的墙身,更不用说古往今来有过多少吟诵它的动人诗篇。

“你们可知道中国,那飞龙和瓷壶的国度?全国是座古董店,周围有着一道无比的长城,墙上伫立着千万鞑鞑卫士……可是欧洲学者的思想越墙而过,在那里东张西望,饱览一番,然后又飞了回来,把这个古怪民族和奇特的国度最发噱的事情告诉我们……”海涅的这段话,从前,曾是那样深深地刺痛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此刻,当我置身于北四楼顶时,却又这样自然地涌进了脑海,也许是北面那残破的城垣,重又勾起了我的压抑感。

遗憾的是,历史曾有过这样一页。

……大约是在十八世纪,有一群金发碧眼的人,骑着骆驼来到这八达岭下,他们也被这雄伟的长城所惊倒,一边大声赞叹这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一边测绘了八达岭的详细地图。这是英国第一个,也是欧洲第一个正式的访华使团,他们经八达岭到承德去谒见乾隆。在当时中国一般官员的眼里,洋人都是一样的,所谓英吉利、葡萄牙都不过是洋人编出来骗钱的谎话,就是乾隆也把他们的来访看得无异于东方附属小国的纳贡称臣。双方为了谒见时的礼仪很费了一番争执,最后商定,把中国的双腿跪拜折中为谒见英皇时的单腿跪拜。于是,乾隆颇为得意,可对他们的侵略行径则一无所知。

又过了一百多年,铁船钢炮便轰开了大清帝国闭关自守的国门,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灿烂的文化,这一切的骄傲都无补于严酷的事实。长城也像一条死去的长龙,无力地躺在贫穷的国土上,“徒为后人观”。回顾这民族历史的悲剧,在腐败黑暗的制度、简单落后的生产力的外在形式中又蕴含着多少保守的民族惰力呀!不克服这惰力,四大发明就是再早上一千年又何用之有?

“这长城也许该拆掉!”我喃喃地自语。

“不,应该拆掉的是人们心中的那道长城,那道挡住了我们眼界,锁住了我们手脚的长城。”同伴反驳我。他是一个乐观的历史主义者,常常喜欢说:历史的规律并不仅仅是常量组成的运动,偶然的变量作用,也会加速必然的进程。我们这一代就该做这积极的变量!“当整个民族甩掉了因袭的重负,挣脱了精神的枷锁,我们也会登上月球,回首凭吊这历史的陈迹。”他自信地说。

他是对的,可怎样才能拆掉这无形的长城呢?我想起他是学法律的。

我挤出人群,登上城楼的垛口。徐徐的清风迎面吹来,四周的大山蒸腾着薄薄的岚气,长城弯弯曲曲地爬过峥嵘的山脊。这磅礴的气势,叫人顿觉胸襟开阔,心中的块垒也似乎化作了天边的云影。

已经是回去的时候了,我们跑下长城。然而,游兴未尽,又爬上专供摄影的骆驼,以远处高耸的城楼为背景拍了一张小照。可惜,那骆驼并不精神,也许是倦于这专供摆设的职业,全没有沙漠之舟那昂首天外的粗犷气概。

车开动了。

长城留在我们身后……

一九八〇年写于吉林大学七舍

生活从这里开始

茫茫晨雾的深处，传来隐隐约约的马铃声，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晰，终于响起了马蹄富有生气的节奏；一串脆生生的鞭花炸裂，惊起了琼枝玉桂般的垂柳上因寒冷而格外惊悸的小麻雀，它们叽叽喳喳地叫着，像这幽深飘渺的晨曲中一组生动的装饰音，立即引出了真正的主旋；拖拉机发动了，引擎震耳欲聋的音响，向四面扩散，它怒吼着向前冲去，揭开雾的幕帷，平原露出了真面目：灰色的田野，灰色的阡陌和灰蒙蒙的地平线上灰色的村廓。

——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第一页。

—

灰色使人觉得压抑，可正是在这压抑中勃发着生命的力量。

拖拉机刚刚在沉睡的土地上，开出了第一条笔直的墒沟，原野立即腾起一片黑色的波浪，——它醒来了，带着冬日里冰冷的残梦，怀着哺育新生命的热望。

俯身抓把带着冰碴的冻土，细细地揉搓，他要把自己的体温也汇入大地的肌肤，那满是鱼尾纹的眼角，溢出了多少对于金秋的憧憬？

不知从哪儿飞来一群长翅的大鸟，在拖拉机蹒跚起的烟尘中追逐盘旋，那灰白的翅膀上闪动着熹微的晨光，它们昂奋地高叫着，像一群报春的鸟。

“呵，这多像那幅耕海的图画？”幼稚的童音，带着几分夸张，用和这坚实的土地不甚和谐的语调惊叹。

“这里原本是海，那些大鸟是海鸥的远亲，也是大海留下的最后一批遗民了。”技术员抬起佝偻的身躯，把土撒回地里，他仔细抖落手中的泥沙，好像这土地会因为失落那几粒泥沙而减少。

“这里曾经是海！”……

二

渐渐地，我知道了——

五百年前，这里曾经是祖国烟波浩渺的内海，由于海河水系上游河流的泛滥，冲来大量的泥沙，年长日久，便被淤塞了，海水退到了太阳初升的地方，只剩下一片夹着贝壳的沉积土，沉睡在表层的沃土下。

五十年代的地图上，这里还是标着浅蓝色虚线的空白，狐兔出没，人迹罕见，因其荒凉而成为黑龙港流域著名的洼泊。

六十年代初，随着第一阵拖拉机的轰鸣，一群下马钢厂的工人，停办农专的师生和机械化部队转业官兵，来到这里。他们在三间破庙里安下了家，挂起国营农场的牌子。于是，那握过枪的手，拿过钢钎的手，使用笔的手，挽起了犁绳、握起犁杖，撒下第一批种子，也播下了他们的希望。汗水和着雨水滴进深深的脚窝，梦想也随着坚韧的犁头，印在每一寸土地上。

土地滋养的梦想，也和土地一样淳朴：一片银色的棉田，一场金黄的夏粮，一间结实的房屋，一件里外三新的棉衣，甚至一餐可口的饭菜……没有人记录过他们当年的梦想，只有一个笑话流传了下来。一个在寒夜里浇了半宿麦的工人，浑身泥水地走回破庙，钻进铺在麦秸堆上的被窝里，诙谐地说：找了半天共产主义没找到，原来共产主义在这儿哪！